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著 周国强 杨芬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包法利夫人

〔法〕福楼拜 著 周国强 杨芬 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法利夫人/(法)福楼拜(FLaubert, G·)著;周国强,杨芬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7

ISBN 7-5302-0473-4

I. 包… II. ①福…②周…③杨…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1390 号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包法利夫人

BAOFALI FUREN

[法] 福楼拜 著

周国强 杨 芬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292 000 字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ISBN 7-5302-0473-4

I·479 定价: 21.00 元(精)











序

冯华代

语言，作为表达人类思想的媒介，由于社会的进步、意识形态的改变，甚至因社会风尚的不同，各个时期都会有所不同。将写成文字的语言与口语相比，这种语言的变革更为突出。尤其在表达人类灵魂的文学语言中，变动与差异特别明显。

拿翻译成汉语的外国文学作品为例，最早有林纾，后来有周瘦鹃、苏曼殊的译文，从那时起至今已经百年之久。在我年轻的时候，《巴黎茶花女遗事》、《血海翻波录》等一系列外国译作从个性解放的意义上打动了我。外国文学新鲜的句式、细腻的心理刻画、结构上悬念的运用、叙述的快节奏等等，如旋风一般使我为之一震。这些外国名著所起到的作用绝非仅限于文学，曾使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然而，毕竟我当年所读的译本使用的是那时的语言，拿给今天的年轻人看，也许已经有些晦涩难懂了。甚至再后来的五四式的初期白话文，与今日通用的文字也已迥然不同。加之外国文学翻译者所运用的书面语言，也会因各人出生地及运用文字的风格不同而各有差异。所以当去年春尽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来向我征求出版一套重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意见，并要我写序时，我欣然同意。不过在答应的同时，我附了一个“但”字：

我要求出版社派熟谙外语的同志来做这项工作，或组织外力进行这些重译文字的审校工作。这不但可使重译本的质量得到保证，同时也不会因书稿质量问题而使我这个写序的人陷入严于责人而疏于律己的窘况，从而自打嘴巴。

我是个不拒绝重译的人。我以为如果严肃对待重译，则可以提高翻译的质量，以至最终出现“定本”也并非不可能。我认为一旦翻译质量得到保证，就可以杜绝当今有些不负责任的人造成的乱译、漏译等等破坏质量的现象发生，更不用提抄袭他人译作的问题了。同时也可使重译本得到读者的认可。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使译本所用的语言符合当前的语言习惯，这样既可以承袭原来的汉语传统，同时还可以一改二三十年代那种硬译、死译的流弊，从而使当今更多的读者得以欣赏外国文学，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我很感谢编辑部的同人同意了我的要求。这样一件似乎很麻烦的事情，得到了共识和实施，这些文学作品因之得到重译的机会，质量得以提高，也许有一天会得到一些“定本”，这也不是非分之想。有人以为重译本太多了，会不会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我想如果严把质量关，加之新读者的出现，这种“浪费”完全可以避免。中国出版物品种及数量的增加，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读者的行列，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我很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他们目光远大，以重译本去吸引更多的读者，从而提高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值得我们创作及翻译工作者欢欣鼓舞。

爰为序。

人物表

爱玛

——庄园主鲁奥的女儿，美丽单纯，受过修院教育，读过许多田园牧歌式小说，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嫁给夏尔·包法利后，满以为她的理想要实现了，结果却大失所望。

夏尔

——乡村医生，老实本分，但实在平庸，不理解妻子的心，不过，就算理解又能怎样？唯有他对妻子的爱可鉴天日，爱玛怎么就看不到在平庸外表下的这颗纯真的心呢？

列翁

——公证人的书记员，法律系的大学生，他最初对爱玛的爱倒是真的，然而，再次相见，爱玛成了他的情妇时，他变了，变得那么冷酷无情，明知爱玛走上了绝路，他竟见死不救。

罗多尔夫

——有钱的庄园主，玩弄女性的老手，居然是他最了解爱玛的心，爱玛把一切都献给了他，为他身败名裂、债台高筑，岂知他只是利用爱玛的痴心，他把爱玛推上了绝路。

人物表

乐乐

——阴险狡诈的商人，表面上那么和气，贷款不用急着付清，他的一次次效劳其实是套在爱玛脖子上的——一根根绞索，他串通公证人使永镇居民一家家破产，而他却越来越富。

郝梅

——违章行医的药剂师，虚伪的道学家，凭三寸不烂之舌不负责任地尽出馊主意，他的原则仍是唯利是图。然而，这样的骗子最后竟获得了十字勋章。

除了他们，还有神甫布尔尼贤、税务官比奈、镇长蒂伐什，还有子爵……现实世界便是由他们组成的，爱玛的幻想能不破灭？



目 录

第一卷	周国强译 (1)
第二卷	周国强译 (75)
第三卷	杨 芬译 (257)
—	
译后记	周国强 (396)

包法利夫人



1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第
一
卷



我们在上自修，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个新生，还未穿上公立男子中学的校服。还有一个校工，扛着一张大课桌。打瞌睡的同学被惊醒了，一个个站了起来，做出正在用功被人吵扰的样子。

校长朝我们挥挥手，让我们坐下，然后转身朝向班主任老师低声说：

“罗瑞先生，这个学生我就交给您了，让他上五年级^①的课，如果他的学习和品德都不错，再让他进高年级，按他的年龄本来该上高年级才是。”

新生待在门背后的旮旯儿里叫人几乎看不到他的地方。这是个农村孩子，年龄大概在十五岁，个头儿比我们都高。他覆在前额上的头发剪得一溜齐，像乡下教堂唱诗班的童子，看样子老实听话，连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搁。他的肩并不宽，可身上那件黑纽扣绿呢子上装却仿佛被他的肩绷得紧紧的，活动不便，袖饰开衩处露出惯于风吹日晒的手腕，红红的。两根背带把他那条黄兮兮的裤子吊得很高，露出穿着蓝袜子的双脚。脚下蹬一双厚实的大皮鞋，鞋底钉着铁钉，鞋面却没有好好地

^① 法国是倒着算的，五年级相当于初中一年级。

油擦拭。

我们开始背诵课文。他竖起耳朵听着，全神贯注，就像听神甫布道，不敢架起二郎腿，连胳膊肘都不敢支在课桌上。两点钟，钟声打响的时候，老师还不得不提醒他，他不知道该和我们一起去排队。

我们有个习惯，在进教室的时候，把制帽往地上一扔，好腾出手来；帽子得在一进教室门的时候就抛出去，让它从凳子底下飞过，卷起一片尘土，拍打在墙壁上；这也算是派头吧。

然而，也许是因为他没有留神我们是怎么做的，或者还不敢照葫芦画瓢，祷文都念完了，这位新同学还把帽子搁在他并拢的双膝上。那是顶混成柱式的帽子，有的地方像高顶皮军帽或波兰式军帽，有的地方则像圆帽、水獭皮大盖帽和棉布便帽。七拼八凑的寒酸味儿，默不作声的丑陋相就像白痴的脸似的，显得深奥莫测。它用帽骨撑起，呈卵球状，加三道环形辫子花起边，然后是天鹅绒和兔皮的菱形方块交织成的图案，方块间用红条子隔开，然后是个袋子样的帽筒，顶着个多角形纸板帽盖，蒙上花样复杂的刺绣，从中垂下一根长长的饰缘，缘子显然太细，挂着个十字花金线球坠儿。帽子是新的，帽檐光闪闪。

“请站起来。”老师叫他。

他站起身，膝盖上的帽子掉了。全班笑了起来。

他弯下身子把它捡起来。邻座用胳膊肘一捅，帽子又掉了，他再次把它捡起来。

“把你的头盔放下来吧。”老师是个爱打趣的人。

学生们一阵哄笑，弄得那可怜的孩子慌了神，不知该把帽子捧在手上、扔在地上，还是戴在头上为好。他坐下，还是把帽子搁在并拢的双膝上。

“请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嘟嘟囔囔地说了个名字，根本就听不清楚他说些什么。

“再说一遍！”

还是那嘟嘟囔囔含混不清的声音，被班上一片嘘声盖住了。

“大点儿声！”老师喊道，“大点儿声！”

于是新生下了誓死的决心，把口张得大大的，喊人似地大吼一声：“夏包华里！”

全班哗然，喧闹声陡然而起，越闹越凶，夹带着尖叫（他们嗷嗷地叫，汪汪地叫，跺着脚，重复说：“夏包华里！夏包华里！”），接着，哄闹声变成稀落零星的叫嚷，好不容易平息下来；有时，它在某一排某一座位上死灰复燃，突兀冲出一声克制的窃笑，东响一下西响一下，仿佛漏炸的鞭炮。

然而，在暴雨般的作业重罚下，课堂秩序渐渐恢复，老师让新生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反复拼读，由他写在黑板上，这才弄清楚新生的名字叫夏尔·包法利，他当即命可怜虫坐到讲台前懒学生的凳子上去。新生动了起来，然而在举步之前，他又犹豫了一下。

“你找什么呀？”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胆怯地说，一边用不安的目光四下搜寻。

“每人罚抄五百行诗！”一声怒吼，就像 Quos ego^①，止住了正要掀起的又一场风暴。“你们都给我安静点儿吧！”愤怒的

^① Quos ego：意为“我要”，是希腊传说中的海神制止风暴的咒语。见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约公元前30—前19）卷一第135行。